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序五十三

詩集

朝正唱和詩䟦　李夢陽

詩倡和莫盛於弘治葢其時古學漸興士彬彬乎盛矣此一運會也余時承乏郎署所與倡和者揚州儲静夫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希大宜興

杭氏兄弟郴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姚王伯安濟南邊庭實其後又有丹陽殷文濟蕪州都玄敬徐昌穀信陽何仲默其在南都則顧華玉朱升之其尤也諸在翰林者以人衆不叙自正德丁卯之變搢紳罹慘毒之禍於是士始皆以言為諱重足絫息而前諸倡和者亦各飄然萍梗散矣頼皇帝明聖斷碰元惡伸拔英類於是海内之士復嬌嬌吐氣此又一運會也而顧君適以開封府知府歳覲都下乃有朝正唱和之詩葢予不

聆此音者數年矣今一旦見之誰謂異於空谷跫然者哉然唱和者五人而已而其詩顧猶多憂譏念歸之詞則予不知所謂矣

詩集自序　李夢陽

李子曰曹縣葢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號而巷謳勞神而康吟一唱而羣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為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

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弗採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俚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閭里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古乃其曲烏得而不古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辨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謠勃然而訛者乎莫知其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復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

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而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咢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倡而彼和無有不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於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於

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為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於是為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於是又為魏晉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於是為騷賦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於是為琴操為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於是為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闇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子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

寡而工之詞多者也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

函丈別情詩序 羅玘

劉忠愍公孫景素憲使公之季子也大以三傳教京師僦館纔踰問業以贄魚入户外履𤞑𤞑日暝有徒返者以其指歸取解取進士一舉手耳至其自取之則以庚子造士歷丁未庚戌癸丑丙辰皆輒黜庚戌有司者第其文當九十揭名景素也嫌以忠愍為監臨貴公地此

何說也丙辰之黜吾友伍朝信實校之朝信景素戚也易書無情豈天不欲以嫌累忠烈之裔耶抑以昭朝信之公也然景素自是亦漠然立乎虛舟以游於大海而畧無所繫著曰吾姑歸哉會南京祠部君以郎中來考績祠部於景素為兄思省太淑人且拜忠愍公憲使公之墓也則中流仙舟鼓枻同邁詵詵羣生尚可以留戶外屨乎乃相聚謀曰以贐何如曰吾先生廉擯以行何如曰吾先生廬在楚恐辭醵金以飲何如曰吾先生峻

不取羣飲者然亦不可以虛也又合而言曰今玆吾儕實合九州之人於是也吳故以歈越故以調楚故以辭秦故以聲鄭衛故以音請自擇焉獨鄭衛之音無應者葢今太平之世其華久也已又合歎曰博矣哉是合九州之音也於此可以觀先生之大可無序乎以吾宗生暘來請噫景素之舉庚子也吾實同棘舍知在羣生先非暘請將序之矧暘請之勤勤乎為之序

葉子肅詩序

徐渭

人有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為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為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巳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是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巳不免於鳥之為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恥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葢所謂出於巳之

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甞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渭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徐渭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渭既以詩送請於師長沙公為之序而復命渭言於終篇渭甞數與君談於禹蹟寺中君為予論學誠僞及王霸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者

以為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為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為霸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扣其所以摘而對之瞭如也至論蒯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為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韓王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怨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為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

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爽而耳快顧獨恕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霸者固不若行霸而言亦霸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偽也亦渭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君真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弗為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渭知君之學必為誠而不為偽其事業必為王而不為霸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之顯長沙公既已導其源疏

其流而渭復敢抱一石以豫防其粥米之罅者葢欲竊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渭言或低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書草玄堂稿後　徐渭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為非女子之態也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黜朱粉罷倩顰横步之所加莫非閫耕織於奴婢横口之所語莫非呼雞豕於圏

槽甚至齵齒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真赧然以為粧綴取憐矯真飾偽之物而娣姒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為詩也矜於昔而頹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為娣姒也多矣今校鄽君之詩而怳然契肅然斂容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姒矣

肖甫詩序　徐渭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為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

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迄詩之目多至不可勝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情以為之夫設情以為之者其趣在於干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剿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窮理者起而救之以為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為詩悉出乎理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

議乎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為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學為干禄之文既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既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為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為詩也沈而為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況沈

而難知乎而予獨私好之綦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予予故畧道其所以然諺云鼠不容穴銜窶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嵩陽春詠集序 俞時

余以丙辰歲與嵩陽劉丈睨别而東凡三易星序往如迅飈乃函近所製春詠稿屬言焉余惟弱齡同嵩陽肇硯兼厠鄉薦列而被提掖之好不可以辭也序曰淳濛

已披叢雪宣輿風什微渺麗音互興漢魏晉李唐以來諸名家之外無濫遝焉蓋常寂在中則言焉必應應而非會則雖高不行焉此其詩賦之所以泄於天而未易强也故性棗昏者不文而識以水蛸芒蝎者匪鉅鼓洪瀾而道澮者來浮媟之嫌抉剔刻削以自瓌奇者不無暴天物之忌大都不足為訓也我明興化軌弘宣鼇前元之靡而誠意潛溪正學文貞以迄李何焉呂王浚川諸公各為一時鴻業頃企云嵩陽慧心妙悟洽覽淵聞

雜華苑之榛莽綜往哲之上乘孕瑒吐璣流聲采於綸局而論事有掀髯之激抨彈權近補蜀之重慶守民士敉寧遺有烈勳竟以觸諫蒙抑於當國焉歸而卜清曠之宅耕汙腴之墟課厥二子振藻之暇鑿坏結巖棲心俗外風湍露壑營灌暢情雖誦老驥志在千里每含蕭理孫扼腕之咤而喜客以聲樂佐酒懸炙泛舟握筆揆詩而宣衷則白傅晏元獻通脫閑雅之風致也故負逸氣者有真放而專精文字之業者必颺於不朽嵩陽之

發為賦若詩若雜體也或以欣鉅平戀廟朝或以有所鬱結而通其緒或以撫景訓物而發傾倒之真要皆應而會者至其辭之精博而俊敏也如旋波移光靡顏膩理翠黃赭白騰鶩迅驟如芙蓉噓舒之津縟錦艷艷以恍人如疏堂閟室之奥六瑚八羽之為貢如建牙握節指顧騎士而屈盧之矛水犀之甲咸錚錚以條理此蓋嵩陽之餘與諸作者相為競名嗣徽矣然其洞觀芥蟻八達之軌極意五嶽奇域之外而杳非蹙足申脰顧軒

慮輕之傷則所謂求乎大道而無所寓焉者非耶余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以嵩陽之才之藴而當燕越屯棘之會若辟命而起將借功於綜畫者非尺筆可量矣而嵩陽無是念也他稿尚若干卷曰春咏者其一時取適之所為作也故為序

樞筦集序　薛應旂

夫詩之為教尚矣古者郊廟朝廷以及閭巷莫不有詩

行人採風樂官達雅而人品之高下政治之隆汚世道之升降咸於是乎考見其所係豈微乎哉周東詩亡仲尼傷之稽古刪述以經天下而六義昭矣迨屈原放而楚騷作賈誼謫而漢賦興自是蘓李曹劉咸稱作者而究其所自則惟以風騷為宗也至晉二陸潘張左郭後先繼起盡號詩人然皆步趨曹劉而依迴格局詞治音濊率難語上唯陶靖節冲澹閒遠直超建安而上之迨三謝顏鮑蹈襲風流而沈約江淹則過為模擬均之不

可與言詩矣隋文中子以之續經亦猶取閭巷歌謠之意也若欲具體雅頌其何有哉唐人以詩取士類多興起然惟張巡元結韓愈顔真卿司空圖猶有古意李白杜甫可為詩史其諸若高岑王孟之屬則以不落言筌不涉理路自相標致而藝林詞苑遂目為家法交相誇詡一及宋人則雖擊壤感興諸作悉置勿論嗚呼詩云詩云曾謂若是云乎哉誠若是也則大小之雅儼乎訓誥商周之頌多類儀禮將不得為詩耶予嘗謂唐人之

詩獨尚乎風宋人之詩則雅頌為多間以語今之名能詩者則以數百年來膠於見聞皆不甚信一則曰唐二則曰唐而三經六義幾於湮滅矣昨歲白石蔡公以所著中臺集寄余山中予反覆玩之辭意融化而一出於性情禮義之正葢多雅頌之詞而不專事於風既已歎元聲之流行於天地間自有不容於偏廢者乃今浠桂朱君以公樞筦集示予葢公為兵侍提督京營時所著者將刻以傳特屬序之余讀之累日與中臺集無異因

憶往歳嘗與公論學於白下而公巳大放厥辭亙有談駁適來垂三十年而公造詣益深涵養益粹故其發之於詞類如此葢不特詩人之詩而巳也浠桂君實公在湖藩時所舉士其瞻依敬信於公而恩誼之篤非啻若今之曰師曰弟子云者故敢罄其迂愚而告之且因以質之於公為斯集序云

陶仲舉詩集序　郭造卿

仲舉居檇李吳越之交也吳曰句越曰於豈非其聲則

然而吳為越乎仲舉喜度曲為吳吳也為越越也間似楚而或燕於閩無取焉况予以岐海鄙人而吳而越而楚游有年矣實不相為能乃北學上國不得不為燕而且不及仲舉何以謂知音乎仲舉乃以集示我於空塞竊不知為吳為越為楚為燕而或其唐也夫予居福唐先輩有高氏嘗品彙唐詩而且粹其正聲多中原作者大方家而音韻率從乎江南盇中原以北其氣雄而調亢自衣冠之江左吳變其為句越變其為於而化中原者十之八

其一二尚操南音豈昔南冠所奏者哉惟時中原久不采詩正樂方日淪於鄙俚而為鄭衛者十之九求雅音如空谷而況三百之響哉況江左歸唐末幾而漁陽鼙鼓振是後正有不堪聞者今治自江左而北太平過唐遠矣凡南人北遊者即以幽燕為中原而北人之知音者亦孰不以唐乎仲舉游南太學六朝之韻在也所聞者南音耳至壯而北則燕市非昔皆周家制度漢官威儀矣求狗屠擊筑而可與游者亡之乃仗劍之塞上胡笳羌笛佐酒當歌即有雅樂佳治趙女環立於

側退彈箏而取桑間亦罕矣況有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者哉所與將帥諸侯不能盡結賢豪長者他若販繒吹簫及舞劒一呋者每軍中樂作發揚蹈厲至於鐃辭鼓吹凱旋入塞未嘗有燕喜之風而聞於樽俎間也雖善南者亦移之矣予會仲舉於顧開府開府居吳楚文善歌仲舉倚而和之開府顧而善焉反倚而和之則可與言詩也已今歸檇李故社句耶於耶吳耶楚耶其不北不南而之唐者非耶予安足知之而敢與之語第高氏

正聲每在其篋中几上而閩人之善評者又有嚴氏敖氏咸為海内所宗仲舉訊以予為其下里或亦知之有屬而和者倘檇李不謂予然試以問於中原何如

見素先生詩集後序 邵寶

世有詩人之詩有非詩人之詩非詩人之詩而才情風致音調格律皆詩人也則謂之詩人也亦宜曷為而謂之非詩人之詩也有所重焉者在耳七月周公之詩也卷阿召公之詩也説者謂風雅再變為後世詞賦之祖

然千載而下稱周公者曰聖稱召公者曰賢稱屈原者曰忠而不曰詩人有所重焉在則不敢以所輕者加之其固然哉今致政右都御史見素先生莆田林公天才高邁尚友千古天下之稱德學者歸焉稱經濟者歸焉稱風節者歸焉公之望於天下重矣而公夙好吟咏大篇短章傳播海内視漢以下諸名家所謂代不數人者䎘翔驅馳未知誰與後先下上而況今之人乎今之論詩人者固不能不先公也而稱且不敢公亦不欲自命

乃今之集而公聽之何居吾嘗聞公初以秋官郎言事左遷久而長憲湖南以疾歸越數年起佐南臺未幾巡視江西以憂歸又數年起靖蜀冦功成乃老今又數年年七十而望繫乎天下益重其間四十餘年所至有詩其時與地皆可考焉所謂性情禮義者於是乎在公在山中時取而讀之其所感者深矣矧公盛德謙虚凡天下之所稱者退然不居賔友過從絶口世事而獨以詩相娛即謂之詩人公其辭諸乎公之績在朝廷國史書

之金石絃歌播而傳之是詩之傳將非其羽翼乎此固集之者之心也而或謂以其所輕而加乎其所重亦過矣集凡十有四卷刻於吳縣尹西蜀高君公次今致政少傅遜菴楊公既為之序而公之甥今太倉知州黃君廷宣復屬其序言於後某獲侍公三十餘年雖未敢謂知公幸竊誦公之詩與聞天下之論於是乎言其文若干卷別有刻者茲不著

送喬白巖北上詩序　王雲鳳

朝廷之賞罰政刑進賢黜幽春生秋殺禮樂之度數衣冠之殷盛宮闕之壯麗人物之富繁臣僚之奏對臺諫之敷陳直諒之士各獻其忠技藝法理之才奔走而勤事其巧宦者又突梯滑稽於其間此仕於京師者之所見也上以貪下應以賄上以驕下應以諂狥私託則致人死徒困錮而不顧遇直道則外為好言而陰尼之使不得行是非混淆賢否倒置綱紀壞而不恤風俗獘而不問民日窮財日匱閭閻愁苦之聲戚疾無聊之態處

處無异笄女無蔽體之衣壯夫貧而為盜子戕其父婦毒其夫此仕於外者之所見也是故仕於京師者每有豐亨豫大歌樂太平之意仕於外者則思患豫防履安如危往往長歎息而繼之以泣也是故外之情每患京師者之不知而京師者每患不知乎外也今聖天子御極遍告羣神遣使天下將祀事太常少卿樂平喬君希大當之晉北自雲中歷雁門太原南至蒲凡晉之故無不覽焉入關謁師總制邃菴楊公走千餘里凡秦之故

無不覽焉予始聞君至廹於髙陵渡涇至邠返送之河上同登九嵏上太華瞰洪河濯清渭訪文武周召政教之跡尋秦漢劉項爭戰之墟弔魏徵之墓式楊震之閭思丙魏姚宋之為治而歎恭顯盧李之為奸君於是慨然而感悄然而悲奮然而興有尚友千古之志君仕於京師而知外之情在此行矣君修謹懋密好學能文有應變之才有容衆之量有定守而處之以和有定見而出之以遜當天下事於他日成光明俊偉之業在此行

矣然予更願君黜淺近功利之說去流俗尋常之見以程朱之學為必可學以堯舜三代之治為必可復而細求其故集義以養浩然之氣仁為巳任老而不巳夫如是則古人何讓焉作詩贈君而以是說先之

跋張碧溪詩　陸深

詩必窮而後工此特世俗論爾世俗者以饑寒為窮以富貴為達爾殊不知舉一世之人尊御大爵貫朽粟腐者不少也而詩人則或曠代而僅見雖以唐學之盛終

三百年李杜兩人而止爾宋雖謂之無詩人可也由是論之則造物者於溫飽之具舉以與人也若不靳而獨於此事若深吝若秘惜若不欲令人闖覘者故吾必以為詩工而後謂之達耳石季倫潘安仁之詩非無工也終以富貴之極同盡東市彼二人者使知勇退早散之方固將以詩人名在當時則以考終在後世則以免訾矣故吾又謂詩人非徒可謂之達謂之安且尊焉亦可也慈谿張碧溪先生字子威葢近世詩人之工者也其

所為之累者正坐米鹽細事予愛其人賞其詩而不免悲其窮間嘗舉酒向碧溪顧以此而易彼何如碧溪為予笑而不答此卷為鄭君宜重所書病起快讀因繫其說如此俟知者信焉

林和靖詩集序

黄綰

予嘗讀西湖處士林逋詩曰山木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為橋小結廬曰志肥幽遁以孤山為不足隱乎及讀史曰逋詞澄泱峭特既

就稿輒棄之或謂當録示後世曰吾方晦蹈且不欲以此名一時況後世哉以今所傳乃好事竊記者曰是真埋光鏟彩者之為深矣乎他書又曰逋隱西湖朝命守臣王濟體訪逋聞投啟贄其文以自炫濟短之止以文學薦詔賜帛而已嗚呼是胡言行之殊致逋將不得為同文仲先之儔歟夫自淳古既邁聖道日漓人懷勝私以詭賢竊聲以相嚇故一知所好而競心生焉知尚道德則競在於道德知尚風節則競在於風節知尚功名

富貴則競在於功名富貴以至行義經術詞章技能之所在概莫不然夫競則妬嫉至妬嫉不已而毀言興是以世士美懿鮮或弗虧雖聖人不免獨道也哉且道嘗不禮許洞洞作訕譏至今浮薄之口猶誦之何傷也君子惟求自立而已不求自立而欲求人之無毀也難矣雖然由道之跡以考道之心蓋亦遠世不恭之流歟鄰老林君好尚甚雅輯其詩將以鋟梓且自謂其支裔云

陳王二先生詩抄序

孫應鰲

予少學詩取名家所著作覽之見其比擬於聲格之似陶研於字句之工謂詩道蓋是也厥後稍有聞知以前所用慕者反諸性情不甚符合於是歎息世所稱名家諸著作不過丹雘之施雕朽之附耳性情者自然之神思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非宗諸聖文罔準諸經烏能極華實之根榦遡條流之匯澤耶思能無邪則性情之自然者不索而得不求而至發為詩歌淡焉不傷和焉不淫入耳感心平欲釋躁斯溫柔敦厚歸

於自養之本致也予讀本朝諸梓行詩獨有取於白沙
陽明二先生學詩者於二先生詩概目為迂嗟哉彼其
秉心潛理含章司契無意於言而不得不言者下視銷
鑠精膽慼迫天和求附會輻湊之偶獲相去奚若耶規
矩者方圓所由出玄解於規矩則總術於方圓剖劂於
方圓則眛目於規矩此謹審繩墨之徒比屋接踵運斤
獨照之士曠世莫覯也予故録二先生之詩而並傳之
或曰二先生談學諸詩子又不録何與應之曰登覽贈

送行旅宴游詠懷紀時凡人事物情莫非學也專以詩談學視學拘矣專以學言詩視詩隘矣予又歎息世所稱談學諸家至以韻語為答問議論之詳以歌律明心性動靜之理連章累牘不厭煩陋其弊將舉詩之規矩方圓而盡捐之三百篇無是也為賦為比為興或以風或以雅或以頌因事敷陳則何莫非學也是以不録亦欲談學諸家觀法二先生見二先生之不拘不隘坐得性情自然之神思如斯録所具者是由規矩而出方圓

之前轍也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任鑑

謄録舉人臣李元位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序五十四

詩集

李三洲詩集序　王漸逵

昔司馬遷以布衣客齊梁南游江湘東適會稽探禹穴反而歸乃作史記杜甫以天寶之亂流落巴蜀徘徊於荆襄間日與赤甲白鹽灧澦洞庭厓谷波濤之幽險勝

絶為伍其飲食夢想悉歸之詩以發其孤憤之懷蘊子瞻之貶也浪跡於湖黄江浙閩越儋萬瘴癘之鄉瀕死百折至於豺虎之穴鼉鱷之窟皆有姓字石刻傳焉故司馬氏之文渾雄而炳蔚杜子美之詩兼備衆體古今稱盛而子瞻之詩文浩浩如奔江決河一瀉數百里而莫之禦而其波瀾翻覆窮極變態可觀可愕其奇壯有如此者説者謂三子皆得江山之助其信然乎予友三洲少敏而力學博極羣書識其體要未達而詩文籍籍

在人口中及觀光於京師宦於兩浙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屢遷於川蜀湖湘甌貴閩越諸省間殆將歷天下之半而過之故其於山川之形勝風土之習尚古今之迹僊佛之居聖賢過化之地登眺之懷一一拾而歸之詩故其詩之變態不常靜者如匡幽者如谷淡者如霏烟麗者如巧卉奇者如巇怪者如壁浩而迅若驚湍廣而平若夷岸其無所不有也若入洞庭之墟雲夢之澤心亂目眩而不能遍焉所謂得江山之助者非耶三洲子

當明盛之時履顯達其視三子之㲀㲀然於逆旅間徒寫其悲愁之情舒不平之鳴者迥異矣三洲子歸復篤志於聖賢之學凡世儒之高談心性浸淫禪覺者力辨而深闢之以歸於中庸言行之際適與予意合他日與三洲子槼百仞之基登高明之臺去耳目於支離掃蒨天之花蕋尋孔顔樂處不於江山而於人間嗒然與太虛為徒而超於萬物之表斯時也謂之得天地之助可也三洲子以為何如序三洲之詩因歎三洲志之鋭學

之正不可多見也故併及之

越山社送李三洲詩序　王漸逵

自越山詩社成入社者凡十有二人天游陳子約中余子樗亭黄子丹山方子鶴臺招子虚谷江子三洲李子泰泉黄子右溪倫子雪厓程子穉石倫子與予也未十數年間離而合合而離者復屢焉約中子歸於浙天游樗亭鶴臺已物故所存於社者惟八人既而三洲子自楚蜀而歸泰泉二倫子自留都而歸雪厓子自西甌而

歸喜得一款叙相與飲宴哦咏今年春泰泉子復以召趨夏三洲子復政於閩秋又聞二倫子告别而北上獨予老守於社然已衰憊齒豁顔悴皤然一老翁矣因歎人之生百歲間其得失順逆可喜可愕之事倏焉而至者不知其幾也夫人之生得失順逆可喜可愕之事倏焉而至者不知其幾則夫吾社之會散離合屢更於十數年之間者又何芥耶予幸老於社得與諸子會别時或送迎携酒食談笑賦詩遂附斥鷃於槍榆之末斯亦

足慰矣昔人有數為其朋舊送迎者山鬼見而揶揄之
予以蹇拙弗能儕同於諸子其不為山鬼之所揶揄者
幾希矣然而猶能屹坐壇樹汞風笑咏以待諸子吾知
社公亦或愛而憐之則予之蹇拙不能追從諸子雖不
免於山鬼之所揶揄其將不為社公之所憐憫耶三洲
子行諸同社猶舉故事祖餞以詩屬其序於予予三別
於三洲子不能不重有所感也為述其事而書之使山
鬼見焉殆為之憮然也已

刻沈石田詩序　祝允明

唐人以詩為學為仕風聲大同性情畧近其間李杜數子傑出然而格有高下音非遼絶猶十五國各為一風可按辭而知地唐亦然爾斯其美也宋劣於唐居然已其有傑出若楊劉歐梅錢惟演王元之林君復魏仲先蘓子美晏同叔王介甫惠崇之流猶唐聲也無已刻志少陵蘓黄亦爾雖門行若別而堂室暗符故能豪擅自任然使孔子復生則有若瞠乎避席矣流及國南曾裁

去非數子猶師道也洎至能務觀廷秀又自蘓黃而變然轉與宛而趨暢愜或傷率易而鄰訟辨矣或以宋可與唐同科至有謂過之者吾不知其何謂也猶不能服區區之一得何以服天下後世哉國朝詩人其如劉崧林鳴輩以至四傑十才而來班班然可知也有不以宗唐而勝與沈公獨醲涓流橫放四海一時風騷讓以右席嘗試觀之唐歟宋歟衆或未知我獨知之蓋其家法固主放翁而神度所寄唯浣花耳是以興觀羣怨君父

動植已發之而自恧人推之而莫辭號為我朝詩人謂其音異唐而猶挾其骨也不然徒以其語將不足以望前輩諸子況其上者乎公始愛予深其子雲鴻又子表姊之家也辱公置年而友昔命雲鴻持詩八編倩為簡次皆公壯歲之作純唐格也後更自不足卒老於宋悉索舊編毀去後學者皆不知此予猶為惜之不已令人重公詩亦多震於聲耳公學練左氏傳平生語言義理皆左與杜也其集稿甚富稍有華氏沈氏二刻本淮陰

王揮使廷瑞又以所得百數篇成刻請序聊為一言之廷瑞好作義惠事覩沈集中所贈詩可以得其人

盛明百家序　皇甫汸

錫山俞君岳率輯我明之詩上自洪武下迄嘉靖二百年内自宗室相府以至隱淪閨淑釋氏羽流凡一百五十四人得詩若干首勒為四十九帙題曰盛明百家詩若高廷禮品彙計敏夫紀事特未標立正始大家諸目及載述作者之源耳每集各為小序紀其籍履非有甲

乙如殷璠仲武也自起家以至謝秩還山幾三十年而書始成尚思賸而續焉其用心亦勞且密矣予兄弟濫厠集中嘗貽之詩曰媿非河岳藻猶得累殷璠葢竊比冉曾云夫詩自三百篇而下代有作者漢魏去古未遠猶有詩人之遺風焉晉宋而下齊梁麗矣陳隋靡唐以詩賦取士其教盛行然聲音之道既與政通而文章之興又關氣運政有汚隆氣有醇駁而詩係之矣當時君上咸典學能文楚襄詡宋玉之辭漢武慕相如之作曹

家父子蕭氏諸舅由此其選也運草六代唐數三宗上好而下從亦風起之也况宰相房魏在前燕許在後皆藝苑之英耶明初猶沿宋元之習詩無足採新安程氏所編文衡止及樂府意亦微矣逮高楊張徐四傑崛起浙東宋王二學士倡之椎輪於輅增氷於水貞觀永徽此殆萌芽弘治正德之間何李二儁力挽頹風復還右雅長沙李文正誘獎羣乂摛藻天庭世宗嗣位之初已丑而後文運益昌海内作者彬彬響臻披華振秀江右

相君亦壓吐握開元天寶庶乎在茲庚戌而後操軌於大歷防漸於元和矣嶺南類選蜀郡詩鈔繁簡雖殊芟掇未當是編備矣其他秘在私篋藏諸名山未及流布者猶倍蓰於此然要之不能𠑽出集中所存也吾明之詩予所著新語與昌穀談藝元美巵言畧示擿摭互相詆訶大都體格法乎漢魏聲調凖乎三唐所未盡合者寄興之閒性靈異秉才情頓乖耳觀者由似而求其異即盛而慮其衰則思過半矣自後賓館丘墟至爲馬廐

婣室惡聞詩書指為雕蟲小技於是乎有以言承譴者即使供奉流於夜郎襄陽終於韋布亦何憾焉岳率君蒙謗左遷竟爾棄置迺不忘初好可謂深於詩矣夫釋氏嗜佛雖罹八難而一念恒在菩提郢人抱璞雖至刖足猶三獻以明其為寶是編豈徒果於自信而羣玉將為照焉足以鳴國家之盛傳諸後世不朽矣奚避哉

凡因是子還山詩序　皇甫涍

在昔詩與樂相為用孔子自衛反魯未暇正樂而先次

序雅頌樂之亡以詩故也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上以政感下以化應故詩有六義而首之以風蓋曰民之從上猶物之從風恒鼓者風而易偃者草也是以先王以之在治忽而所係則大矣感之以中和應之亦以中和順氣以浹和樂以興王者之風也列國之風隨其土俗而天子採焉正變殊而治忽所以分有其政則俗從之有其俗則聲從之有其聲

則樂從之有其樂則治忽從之上之可以政感道之有常而不易也下之必以化應世之易趨而不隱也譬如順流莫止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惟反其道之出乎上而不強其勢之成於下者也然泉水與新臺並列牆茨與柏舟同什齊有太公之化而還刺從禽著刺親迎者何為也衛有康叔之烈而氓狐之音何其多也鄭之音聖人所遠以嚴為治之防者而羔裘風雨溫乎君子之心也魏之儉啚唐之殺禮秦之氣槩殆與風人始終焉而

風氣與時升降則又未必其盡同而不變也以謂上以政感亦有政之所不能感者下以化應亦有化之所不必應者是必其人之傑出迥異見之高而養之厚不以外接之慮而移易恒性之懿此又自守篤志者之辭也余壬午下第由江而返作為詩歌率多慷慨之氣遺世絕俗之說因自勉於自守篤志雖困踣頓悴而親老食貧亦不以置之懷中乙酉之秋予與兄又下第由江而返兄於是七上而咸不得志舟中作還山詩若干篇其

辭壯而不鄙清而不苦當卞和捧玉之辰有謝客登游之思予時病痁弊裘敗衾喘息厎廢而間一讀之不覺灑然出塵飄飄乎將秉桴滄海而舉手謝時人乘鶴緱山之頂也如吾兄非見之高而養之厚自守篤志不受變於俗者乎非所謂政之所不必感化之所不必應者乎予與兄幼同寢皥長同師友兄旣四屈塲屋而予始與之從事於有司或以兄之蹇滯鬱湮將俟予而偕奮也今擯辱相依嘗策蹇並驅於闕門之外而流離大江

之波者亦既再矣弱季隨試都下亦一舉而振矣兄葢俟予而偕蹈者也豈不謂之天乎雖然子瞻子由嘗欲偕老於山林而不可得雨牀之歎至今凄惻而予二人固已得之矣可以老矣無志於簪笏而甘心布素優游故山之廬矣故能自守篤志雖以政感之而有不應貧賤憂戚則亦不為無助也既越歲予始為之序其詩因憶去秋之事如隅夢寐冷然有懷然亦不以是而移其志使後世有觀詩者出焉亦知予二人之所成初不異於

古之傑特逈異者也

聽鶴亭叙别詩引　錢福

弘治癸丑四月既望太史東萊毛惟之先生得賜歸省其二親過别予於聽鶴亭遂循故事為設筵以祖招而至者喬考功希大沈貢士弘濟於時羲馭淪虞太白導宿尊俎陳臺榭亭露坐藎有待月之意焉而東按敞虧清輝遅疑欲前且郄若有所俟於是命燭繼輝下簾蔽風輝射簾隙自亭達臺若篩金碾珀遥連緯芒雖雜蒔

未鬱而蔽陰扶疏與人影錯小鶴睍趾引領未唳鼓翼
漫舞若和而答乃遞起入簾抽毫發思得聯句一首先
生和之客繼和之復若干首而景物離懷大約盡之矣
嗚呼良辰嘉會有偶然之數哉事不盡出於天而人不
知其然乃委之於天而不知天亦不自知其然而然矣
文章勲業埀休命世在我者惜陰悼時不敢自後而究
其所成有幸不幸存焉則亦何以異此彼以有盡之年
而區區徇不朽之名者殆不知偶然之數哉且出處去

就離合反覆相尋而吾生以終亦人所不免或嬰情感懷以為大故然不知偶然者也若先生撫景放歌開口酌别蓋得之矣

九日登高詩序　李默

漢桓景以九日登高釋於厄後世遂成故事秋高氣清亦登眺之極節也是日偕館中諸君子薄集西山碧雲寺采菊泛酒雅歌讌談俯仰之際以欣以慕以怨以懼隨其所得賦之於詩予惟古今同情也悲樂同感也右

軍之於蘭亭李白之於金谷皆能述一時之抱極興感之由每攬斯文用加艷賞以今視昔其庸有異者哉予嘗寤寐厥理矩矱人情凡感極則思悟樂窮而後悲作方在市朝朶頥染指如夢如醉及夫觸物生懐索情反本則必有輕富貴於土苴羡身命於朝露以求自肆於形骸之外是皆役於物而不能折之於智謂非惑哉故自其不盡者而觀之已非松喬之所能窮自其盡者而觀之雖天地有時而毁而況於蜉蝣其間者乎故數者

造化範圍之術也安其所終而弗為變者達之道也不貪物不喪巳守吾正以待之豈不偉歟聊叙羣賢述其所作品以斯意用自列於切磋非以槩於前賢云

沈青門詩序 王慎中

往予聞沈青門於顧東橋公談之不置以江湖詩人第一流也出其詩卷觀之卷中既多佳句又工為行草書相與覽賞嘉歎久之而罷知公不妄譽人也是時青門詩名巳盛士大夫折節下之或忘形迹與締交盟且滿

海内予始從顧公所知之予則陋矣轉徙宦跡數年斥歸閩海上無由一見其人今年冬君裹糧南行踰嶺游武夷度三山入清源訪予草堂彼此如舊相識予所以驩然於傾蓋之頃以在金陵顧公所閲詩卷也君顧謂斯行獨有意於予再見則出其集曰吾詩非得尊巖一言未敢以示人人嗟乎予喜覯君方窺其笈冀見一二而恐不可得乃辱不請而盡得之騈珠編玉奪目駭視酬接之不暇連數旦夜不厭而後帙窮何其快也夫江

湖之人羈窮自放出於無聊不縶之跡抉斥物彙迸䌳光景舂撞其鉤棘之腑腸擅極工苦驚人口頰而施於廟朝則見為瑣迫傷劇而不可居觀君樂府古詞雜咏游適之作近於工者之詞其所處固然也至於覽觀京都恭睹今上制度禮樂之鉅盛擬為應制之篇形容功德頌美摭華麗而有則誇而不浮與學士達官雍容司存蹈巍要而毘清切者競其體況豈材之兼者固不以所處自為限局與錢塘繁富明麗江南一都會也君生

其土而故少司寇省菴公之李子也習其家學資聞廣益閲國家之光而講中外政俗之變亹亹有倫非生於窘寠崛側者比也則其長於彼而且兼乎此有不足異也予獨有異焉君恂恂恭敕風致藹然其所為邊闗諸詩意氣激發溢於聲律之外如彈鋏欲遨公子之車欵户必得美人之首攝衣從虚左之迎猶餘矜色持槊招他人以歌徐出謾言又如睨柱秦庭不辭碎首燕市擊筑髮上衝冠使人讀之凴軾而有擊轂之爭隱几而有

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濩落無用雖托以為俠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於此耶窮者之於詩雖腑腸鉤棘以艱排攻苦擅能亦資磊砢骯髒之氣以昌其詞一日有引而置之在位投筆而起不難立當世之奇功君知已盈海內徒以為詩人而已無復有意引君者而君亦且病矣斯落落磊砢者將何所洩越其亦日磨歲鑠歸於澌化已矣予序君詩既論其所長以啟衆人之好又慨其昔壯而今憊也

碧梧軒詩序

王慎中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貧賤宜也又何怨焉才足以用於世貧且賤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出於不平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怨之物寫而為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與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

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沖融寛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𩲡傑崛宕之氣揉磨鑠革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也將其安於時之不可兾命之無所復為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兾之中猶萬有一焉終不以為不可復為輟其兾之之心而涣然以釋也今之昏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為於世者

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悲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為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别於繁奢附倚之徒其為鬱鬱而不可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托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娛以佚樂競為綺艷膴腆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

喜爾君獨深沈寂寞畜其氣苦其思以托於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其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必大有所不釋於貴富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怒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為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

以為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陳少華詩序　王慎中

由漢而下為詩者多矣其人大抵陵夸恣傲睥睨倨虐挾能盛氣還衆物而犯一世或放浪詼譎剽輕不根喜自佚肆脫去繩束而為慢侮世皆可狎而於人無足嚴其憂愁陿迫懣憤無聊天地若無所容而人不可與偶好為不平誚刺多怨而善悲故能設奇託怪鈎深抉隱

窮四時之變而引萬物之類作為語言以道人情之所欲寫而不能本有而不得以已者其詩之工往往極其至焉雖其詩之工然亦以傲虐慢侮怨悲誚刺負世之累有其材者固不免有其病與予少而喜為詩以為文之窮情極變引物連類指近而寓遠陳顯而寄微足以感人動物詠其所志者莫善於詩其好之甚專治之甚勤自顧其睢盱齷齪謹繩墨而蹈規矩於詩人之病不一似之宜其不能工也人各有所受不能相襲勉而為

之畀氣鷙質闓心緩性震掉而排擊之非其所習終不似也故亦卒莫能工之乃吾讀陳少君之詩心有異焉君簡重脩潔禔肅寛穆步趨衣冠頎然成德君子也於人無所不愛敬發慮出政以臨其民尤恐傷之有仁人之風於詩人之病非惟不似之乃薄不為也其詩之工葢予所謂窮情極變引物聨類善言其志而足以感人動物者也如予之愚苟無其病則於為詩不能副其勤而足其所好猶復貪慕强勉幾幸似之終以不習而自

止非能薄不為也予誠愚不足論然觀昔之為詩者皆雄偉恢閎絶倫特出之才猶不免有其病而僅能名其詩以見於世陳君獨兩得之豈非難哉予既盡讀陳君之詩因論而序之以志吾愧且使學者知世之為詩者固有無病而成其材如陳君者也

朱碧潭詩序　王慎中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游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為壯也登匡廬

山游赤壁覽古名賢棲遁嘯咏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為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歡適以詩為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為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户牖題墨皆滿塗汚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誚之曰何物可憎徒涴墻户曾不可食其為畫餅耶取筆研擲之欲以怒君兾其他有所為君不為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諠問市中莫識為誰久迺知其為君也吏人

至門强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袖長裾濶步趨府守下與為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坐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坳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攲傾植竹撑柱坐守其下突炯晝濕旋拾槠葉煨火烧甋煮茗以飲守皂隷忍饑詬駡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疾蠭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為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

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覆用為誇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愜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貫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為閑闗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烏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懐詩數十首為贄色畢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予一言以為信也豈其刻腸鏤肺

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為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為足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陸龍津詩序　　王慎中

維揚陸君龍津少以異質有文名每出語輒驚其先生長老治舉子業譁然著於一時有司試士君即取其最等人謂陸君俯拾揚屋俊選如地芥耳君顧不樂為舉子業曰是拘曲繳繞者不足為獨好為詩陸氏世有詩

人以其學傳於家君與諸父昆弟相唱和長篇短什易
詞險語更往迭來江左諸謝羣阮風流不足多也君詩
益工文日益不著有司至試者鮮復錄君同輩見其如
此亦易視之君獨自得視衆人以舉業浮詞躐取聲利
者泊然如無也不少摧其意其好詩益酷晚乃從一官
捧檄書行數千里為人之佐頽然處羣幕中上官大吏
皆所謂以舉子業得據尊踐嚴君方當趨走伏謁跪拜
逡巡手板顛倒色沮氣屏得無悔前之為乎昔唐以詩

賦取士士既以詩賦收其科發身乃有增治經術者方令號為黜詩賦尊經術士亦必以經術收其科發身然後習為詩賦其輕重不同亦制使之然也然必收其科發身後習為詩賦者乃可以釣譽射聲為世所述其不能收其科者雖善為詩賦世亦莫賞也君之為幕職不以卑冗逆自貶薄脩飭振迅趨功急事銳而不躁上官大吏所以接遇任使之者異於他職彼所以待之異者誠為君能官而已豈知其善為詩若此哉君既不悔其

前之好自喜其詩益甚雖在𨿽冗煩苦簿牒之頃行役之次濡毫仲紙脰引吻决唱聲嗚嗚從吏走卒爲之驚顧不曉爲何篇斷句落輙復自喜一日持其稿扺予曰先生其爲我評之覩君之意豈非有感於世之莫知而獨有望於予乎予早嵗溺於文詞氣盛志强勇於自信往往爲倫輩言詩妄肆雌黄旁視他人皆若無有今方自創氣銷志弛見人所作輙茫然却顧知不能及況如君詩之善者哉身廢名辱雖能知君之詩胡能爲輕重

君顧獨深望予也予既嘉其好又愧其意也讀其詩卒編遂序而歸之

巖居稿序

王慎中

巖居稿者吾同年無錫鴻山華君子潛罷翰林家居所著詩也丙戌賜第當今上圖治之始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於是選其俊彥養之館中得二十人葢其慎也子潛與姑蘇陸浚明袁永之櫧李屠文升在選中尤以才名最於同館皆吳人也會大

臣異意正邪相軋之機未決朝議靡所定館中所養並除他官無復留在翰林者浚明永之又以譴謫久廢而子潛與文升最後乃由郎中改授脩撰陸袁二君廢既久著書益多君與屠君以文學進用清顯為上左右顧問講讀之臣復善為詩歌而吳中之材雖或廢或用要為有盛名於時然文升竟以疾自免君亦繼以讒貶自疏乞休詞學之士反錮於右文之朝良有不可知者昔之以才困者往往挾持所能之過憑恃傲睨以干世怨

而犯神之所忌故不有忤於人則必有畸於天而諸無是也君尤冲雅恵良不以才智先物厚自處而薄責人有君子長者之風而亦以不容嗚呼其尤不可知也夫永之文升既長逝惟君與陸君在耳國論方明論思潤色之託宜無踰君當有圖及此者而君所為詩顧洒然自立於塵壒情累之表意象之超越音奏之凄清不受垢氛而獨契溟涬若木居草茹服食導鍊淪隱聲迹者之所為言非世人語也豈其果於自廢不難與世絶無

復有意於世用昔日急君上憂民物之志悔其非計而翊贊黼黻之盛如浮漚噩夢永棄而不顧耶嗚呼人方有意於君而君乃自絶於人其皭潔肥遯而不汚乎其亦懷奇抱珍足已自好怨而不怒也予知是詩之妙含藻發擅長而成名其所以自悅者固其所以自窮歟雖然士之得志於仕顯融尊貴者未甞一日無於世而半語片言合乎古而可傳於人者不輕使有之也君雖以詩自窮其又何憾民物之事功惟其無意於為之迫之

而後起為之而必成逃世自足者人將求之而有意於千世者不得也君豈終窮者哉予既為此序遂書一通以貽陸君共評之當以予為知言也

顧洞陽詩序 王慎中

剛柔舒促淫濫泰約之變人之性術情好動於其中而美惡之形成矣因形以有聲而得失邪正之言所由以出人之居處有養而踐歷有習拘焉而不備則於物之變有所未嘗性情之動亦曲而不中羙蔡含糢者固不

可語膏粱之豐旨而飫於珍滋之豢者亦豈知蔬茹之有甘櫛風沐雨勞筋憊骨之夫孰知廣廈細氊安坐徐行之為適而雍容都雅墮弛其四體者與之談郊野道塗勤動之故則不省其為何佚樂憂勤之境士大夫居養踐習之所閱葢有終身由於此而不適乎彼者矣故人之為言其出於剛悍苛促困濫苦約而無聊者必其閱於憂勤之所為而狎於佚樂之習養常柔巽舒漫泰肆淫靡而不知節如是者莫審於詩久矣夫和平之聲

不聞於時而士大夫之能美其言者少也毘陵無錫顧洞陽公好爲詩其學於古無所不窺而皆以資爲詩詩日益工好日益篤雖晚而不倦積日之多其詩至千餘篇可爲富矣約乎禮而不迫優於興而不放文質相宣華實各得誦其詩不知其用意立法之至者亦悅其有和平之聲洋洋乎其可愛玩而咏歎也公所居天下所稱華潤膴厚處也故宦家而先世獨贏於財士之起糠糲奮蓬藋思陋鄙樸而崛興者非公儔也仕爲行人爲

郎為郡守以至外臺副使彌尊顯矣其為行人以諫忤
康陵繫詔獄杖之闕下僅而不死為郡始為泉州起復
為虔州皆限帶嶺海荒阻險側崎嶇而詰曲又儉窳鹵
确仕所不樂往為副使乃在珠崖大海島上往者侵犯
驚濤而後至其境毒霧盲風炎厲怪棼之聚故漢所棄
地也身外跡遠有蠻夷雜俗之治事機合遝而禍變反
覆畏譏慮患焦佗造次而不得休其嘗乎憂勤之變熟
矣生於佚樂而行乎憂勤所養不以勝其所習而所習

有以充其所養宜其為言之美如此葢性情之效而非鎔鑄意義雕琢句律之所及也世履憂勤而悴瘏都佚樂而宴偷其性情不中甚矣顧妄意於公之為言又烏可以為美乎公守泉時予新以迎婚乞歸及侍公公詔以詩予方讀李杜詩未熟也公數數談建安正始之風予退而購魏晉人詩讀之然以尚少不能解其旨未敢有所請令乃得閲其集而序之信乎公詩之美葢有得於魏晉也予序公詩獨論其性情之效以著其所以能

爲美者非茍然也然予因所謂履憂勤而悴瘁者雖能

知公之詩而尤愧恨於不可及也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三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

序五十五

詩集

喻邦相浪遊稿序 鄧以讚

喻邦相有楚之﨑里之人駭之余解以其變化之說其說曰是夫渾而判與望而晦與是夫鯤之為鵬與山蚯之為百合與將夫鷹之為鸇鸇之為布穀久復為鷹與

故夫前者不可以軌而後者不可以異也閒者不解邦相歸語之目擊而笑予益之曰火而倏冰與昔擊轂今張羅與其易黄鵠而雞鶩與化荃蕙而蕭艾與邦相正色曰何言也然獨愀然抱孤臣之思遲回於仕止予乃告之曰聖天子在宥烏用是操心哉子行矣夫遷客之自引也曰賢於人逐之耳夫愛君者不子於自好信心者不棘於明人故擎跽曲拳人之所為我亦為之不以為忍辱也紆懷帝閽不忘欲返不以為希進也藉芳心

之莫揆卒以放逐則還壁以去不以為不知幾也其於世豈數數耶行矣邦相舊潛於詩予嘗戲曰佳名竊屈清署等杜安委也荆楚者兩人之跡在焉案牘暇餘漉酒攸往不可以會其餘爽流風耶於是笑而出二稿讀之一醉墜一浪遊其言深切而有餘思已庶幾作者斯所謂窮而益工與雖然或溺焉非吾所知也神解者無所不解詎以妍拙滑和耶聞並刻於楚述此為引

池亭倡和序　羅洪先

唐以詩取士故其詩猶今之經義人皆習之其精神所極可以動物而遺世考其名於時者各有師承或結社相招互相切劘以求長益至國初吳人猶有聘社師開詩榜者余以是知天下之事未有為而莫倡美焉而莫之和蓋自三代以來學校之設所以相觀而善者其説已然獨詩也哉今世雖俗汙習下至於奔走利欲亦莫不有朋比附合之人然後足以通其竅隙深其機穽而人莫可奪獨詩也哉方其朋比附合之初亦非必保其

心之無他而遽責其謀之皆善也及其智慮漸周意氣漸協始有不容暫離者今世獨利欲爲然耳求之於詩已有所不暇又況三代之學校哉使今世有一人焉即所爲詩求如吳人之用意雖非絶藝然視今世之朋比附合固有間矣使又即是以求三代之學校所以相觀而善者以或庶幾於萬一縱未速成其用意豈不尤勝哉然竊觀今世講仁義服道德者雖其黨與甚多每不取信於人不若利欲之卑劾豈獨驗於彼不驗於此歟亦豈無倡之者歟抑

有其人而人之逆詐與求備者之過歟南湖劉子其早以病廢好為詩與之遊者數人更數年而意不懈嘗見其池亭倡和集録而知余言亦驗也嗚呼劉子獨驗於詩耳不有進於詩者耶劉子縱未暇余猶將俟其人而况今世有是人也嗚呼余獨幸劉子之猶驗於詩也

吳越詩引 任瀚

楚嚴子自以風節意氣才華可凌駕一世而沉淪播遷與時不偶以為大戚子退居江上而讀其詩葢嘗語諸

其人曰詩太上能為風其次為厲其次不能為風與厲子之來戚也其亡乃是為厲乎弘治間人尚惜才洛陽李獻吉有詩名入朝遇强戚晼當避路獻吉不受回䝺而齵其齒徑躍馬去自草奏言狀時昭聖聞奏泣請於內椒房貴人犄角於外孝廟勉為下廷議置獄窐相執奏白夢陽少年有才誠狂俠不省事理然不當為外戚置法為天下笑繇是得從末减予友高子業獻吉門人言其事津津有味嗟乎使獻吉在且得罪如是衆方羣

起而搆陷之不醒矣豈望生還耶往時嚴子以能事傲忽人得謗予在宫坊薟聞而哀之實不謂其能聲詩窮變極態賈禍如此也今來為郡詩益苦名聞日益高其去將為臺察諫議在天子左右陳說利害樹休光無窮則又不當以不遇為詩之罪不可則退而處梅池草堂聚里中少年講論心學明先王之道成就良子弟為國家用亦當不廢為詩又不可則買舟瀟湘洞庭之間鳴琴採藥邑懷養徳以此自老使後世讀吳粤之詩而思

其人以為不可及將與桐江高士並稱為大小嚴豈不壯哉若徒以詩名代而無澤於道即能奔走漢魏而稱雄於李唐諸大家之前知篤行君子不以為得也

秣陵集序　余孟麟

余束髮與黎中秘游益習嶺南歐先生楨伯詩是時楨伯遂諸生耳顧以稱詩聞後余偕計上公車楨伯以明經推擇入燕習其人因益習其詩也亡何余以不售太常去楨伯亦隨牒之廣陵之汝南不聞問者數年所矣

又後余持槖金馬門而楨伯以慈恤再起遷國博又遷廷評日從都市交驩是時楨伯詩益工名亦日益起鬱然海内宗匠矣又後余謁告南歸楨伯又遷工部尚書郎而南則相與講藝秣陵灑灑無間也會楨伯倦游且移疏乞休新安吴孟伯次其秣陵諸詩刻焉徵余言揭諸首簡余述所以雅游於楨伯者如此而併爲之叙曰夫秣陵據有江山之勝不啻崤澠河華明興爲高皇帝故都則商亳周鎬遐躅攸存負壯游而稱歷覽者往往

結轍於道況當綦隆之際履好文之朝薦紳先生得以優游省闥枕籍圖書作者響臻彬彬乎盛矣楨伯學務博綜而詩尤專詣一時秉槧名家多所跂附今觀其集睇景紓懷即事導興或於宮庭廬衛而登紀録或於仙臺梵宇而述宴游或以訪古而寄慨或以停御而眷心或占綴於酬知或湛恩於掩閣清裁駿發牘映篇流所為瑰其志而肆其端者益得江山之勝非尠矣古今閒人有經遊題品者後咸引之為重即以楨伯詩貽諸將

來其不為秣陵重哉昔唐杜工部子美游騁長安而杜陵韋曲諸篇直與川原草木爭勝千載而下猶然頌之楨伯與子美同擅才名同稱工部同以遊騁倡和篇章為都邑增重然子美遭天寶之亂轉徙於劔南崎嶇以從行在何其不偶也今天子登乂右賢而楨伯廻翔禁署擂雅頌之元聲以襄潤鴻業視子美所遇殆過之矣抑余又聞世之譚詩者類謂吳下以色澤勝中原以風骨勝其沿習使然也楨伯崛起百粤而業寖閎蓋兼有

其勝能以粤之詩與吳之詩中原之詩三分鼎立斯亦豪哉則微獨為秣陵重亦為粤重也夫秣陵重粤重而楨伯之詩益重矣

居默漫草序 吳國倫

袁山黎君實氏故善說詩尋以詩起家三仕為文學官最後乃得稍遷中都天長令往在盱江嘗介一使走千餘里問詩於余蓋託之乎知音不待面也予感其意草一詩報之垂十年不相聞問矣頃又自天長命一使來

請序其居黔草啟而視之則皆寓清平時諸作也清平故黔夷地自我高帝闢而造之為衣冠之國弦誦之鄉者二百餘年而猶陋居黔何其在先朝王伯安先生寓龍場嘗以何陋名軒君實豈亦有所感乎因憶予二十年前嘗奉簡書視黔中學遍歷所部諸山川名勝葢有穆駿所不及周而漢節蜀師所不盡下者心竊自壯焉至欲吐一詞張之則其景未易敵且嘗三過清平與故人孫山甫王幼明把酒稱詩累日夜不倦至於今香爐

金鳳諸峯色霏霏几案間未忘不圖君實武子舊遊而能以詩敵予所不敵起予哉蓋君實自少守家學有其父風又多大人長者之遊爲能抗志古者兼通六藝詩多唐人近體而即無一語不唐乃其思親懷舊述旅悲時類多輸寫性靈依傍倫理神情所會才美赴之庶幾有風人之旨焉又不爲唐體所狃予又聞秦楚燕趙之歌也異轉而皆樂寄象鞮譯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予覯君實居黔而不陋矣所爲詩且與牂牁之蘆笙牂牁之

土鼓金匏之絲筑迭相響應即清角如曠吹律如衍無以易其悲樂之情予手而誦之黔山川又若驅而至前也謂君實不起予哉今君實由文學官而陟百里長去偏國而適通都其塗漸坦而其志漸舒采詩觀樂以待宣布中和有餘地矣其毋一日忘居黔意哉

江長洲鵲巢詩序 徐顯卿

江使君蒞吾長洲三載政成有鵲來巢其堂鷇焉或曰將使君躬太上所繇俾民無訟將使君達而斷事無淹

畧並能令訟庭空無人禽鳥斯至乎太史氏曰唯唯否否斯諛辭哉民之不可馴久矣使君雖甚盛德不能俾一旦無訟長洲最繁劇簿領殷湊使君隨手輒盡輒復填委雖使君才柰長洲何必不能令訟庭頓空吾謂鵲之來巢其難政在吏人攢立隸卒呵擁民以事至者雜跪聽命榜笞譴呵喧囂之日多而鵲恬然巢其堂宇飛伏飲哺自得則使君豈弟之德神明之政繁而能整喧而能寂與萬物無迕其所感格者深乎漢代循良之瑞

非不曰神雀鳳凰然未聞有傍守令朝夕束帶視事而巢者使君自此樹名世之烈彼忠孝侯何足道哉吳中學士大夫以逮山澤之癯莫不侈諸歌詠不佞雖避地陽羨未及接使君顏色而我梓里父老子弟沐使君之澤不佞悉使君鉅細故因余壻劉銑慼使君教植以是編請序頌美無飾云

王承父後吳越遊詩集序 王世懋

唐以前詩道未廣至唐以詩進士而士之嫺於文辭者

爭業詩則詩在廊廟不在山林終唐三百年所稱山林遊士工於詩者孟浩然方干輩不數人耳我國家右經術士亡由詩進者放曠畸世之人乃始為詩自娛宜其權在山林而世不乏響然弘正以前風氣未開振騷創雅實始李何其人又皆以進士顯而其間稍稍建旗鼓𤮕蘆中能與相角者一孫太初山人而已山人於詩可稱具體未見其止嗣是而後駪駪輩出六朝爾雅則俞仲蔚氏標其宗盛唐渢渢則謝茂秦氏專其律亦猶孟

襄陽河漢梧桐為五言之長城也葢至於今而登進之門日艱譚藝之家日廣褒衣古冠肩摩踵接皆自稱遊則詩道益雜而多端而猥鄙嘔噦之夫時竄名其中以奸吏議至使縣官下逐客之令其為山林辱甚矣王子曰予於王承父氏握手稱石交顧為之序葢不獨以其詩云承父少豪於酒不喜為章句學與胡原荆陳貞甫顧益卿為刎頸交已復交王元馭范伯禎最後與余兄弟相得方益卿吏越則有前吳越游貞甫吏楚則有瀟

湘游原判貞甫死承父時有山陽之慟元馭拜相益卿中丞遽左承父絕不往干晚得疾瘉遂不復縱飲時泛輕舠往來吳越間其遊不能絕遠而自喜為詩豪益甚縣令今侍御徐公聞而重之固要與見已為捐月俸二十金刻其近稿曰後吳越遊時人兩賢之則今之遊士所為勤造請而不得者也承父於諸家聲律靡所不工而尤長於七言歌行頃刻數千百言如判卿相泣樊舞陽裂眦濯將軍駡坐又如陳思王初見邯鄲子叔傅粉

胡舞詭俳優數千言後整衣冠陳王道之言可喜可愕種種變幻眞能以牛溲馬渤為藥餌喜笑怒罵為文章李何以還於斯為盛蓋標其專詣則太初讓精綜其全文則俞謝遜兼抑亦可謂詩文之豪矣世懋間語承父今山林道衰所見唯有足下願終自愛承父重感余言嘗慷慨謂余曰君無憂叔承矣人為君家兄弟所重即欲為不好不可得矣君無憂叔承矣其襟趣眞率如此余謂承父不遊大人而遊丘壑不以人遊而以天遊然

則是區區吳越者何足盡我承父遊也余為此序要使後之君子誦其詩者知隆萬間有不辱山林士如王承父而徐令君之好士亦緣是不沒云

吳淞詩委序　莫如忠

松故吳越區奧江湖阻深環以瀛海中含扶輿清淑之氣鍾於人文宜有鴻鉅龍驤英雋蠭出振金石鳴大雅而應階平者猗與盛已粵稽邃古自陸平原兄弟開其源顧侍郎顧著作張步兵諸賢揚其波迄於皇明啟祚

列聖右文海内詩道益廣時則高楊張徐四子崛起後先其所撰造幾貞觀開元之逸響詩未亡也而近世談藝之士乃獨稱李崆峒何大復二大家爲國朝風始前無古人至曰廣長數千里上下數千年詩得何與李其見慕如此豈不以二子詩律之工見謂一洗勝國以來之紕漏而遠追哲軌於杜少陵氏視三百篇指義特近哉余第遡自草昧最初如袁御史景文先生者抱孤貞於海濵歸卧之日志窮騷雅力挽頽靡詩非杜少陵弗

道然乃得其髓不獨咀其華領其神不獨摽其格讀在野集即寥寥斷簡令人有一唱三嘆之思焉嘗試以戰喻何李則斬將搴旗之功而發蹤指示者緜景文始胡謂前無古人也顧景文方事韜晦不為名高以故一時顯號且不列於高楊張徐間矧何李之炭炭者有不為掩且絀耶自古稱立名之士於遇幸不幸時有之者固是今海内學士皆知道景文而於松尤著何則景文松産也松自有景文而其後若錢子思復陸子宅之曹子

又玄輩斌斌嗣興為之羽翼松遂以文獻稱雄江南因斯以言松豈儉士而士生何負於時苐莫為表章則有以湮泯終者余為此懼故嘗檢之郡乘采之風謠凡昔賢托詠苟片言合作思盡搜括以傳與郡人士共之而學慚博雅鑒乏取裁幾成廢閣近從友人所偶覯一編緊頭則先余而有是志者為欣賞久之因錄以歸考證其訛益所未備或詩與名氏並存或名氏存而詩逸或名氏與詩俱佳而時論未許或生異鄉閭而流寓吾土

歿而葬焉者咸列有差總得百數什家分為四卷將梓之而題曰松吳詩委志所自也嗟夫合浦之淵懸黎是萃鄧林之野材木從生今松人士以扶天擷藻之技相高人擅靈蛇者十室而九即五尺童子工為咿哦有緩頰盱衡語必先詩而志千秋者松豈材木懸黎之藪而士之鄧林合浦也與哉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及於杞宋悼文獻之不足士無論識其大者如欲討詩委於鄉而因文獻之徵以藉多賢之助則覽斯帙也可

以憮然有興矣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五至二百六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舉人臣李元位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序五十六

詩集

適適稿序　黄姬水

余父少綜墳典設科於晦墨之館嘗會諸門生言志時余方髫幼父試之曰亦言汝志余即應曰棲丘蹈畝採藥飲泉父因指余笑曰此眞山人兒也及長游郡校而

執志山水後毋亡因遘心疾每在泉穴則神情怡暢危攀邃討積日忘疲輒有裹糧長往之意若歸屋舍即心怔體攣不能一日歡但且春明控景則思飛花滿屋蔓草連蕪青女司辰則思紅樹巖隈蒼葭水曲霞月之夕則思石望臺琴雨雪之晨則思洲蓑江櫂雖至玩圖披壁往往心熱於攜家夢寐丘壑者二十年於茲矣嗚呼物性不齊人心各有嚳之鶢鶋雖驅置嚋甸其忝喙瑚棲終來依人若夫山鸞野鶴雖樊之縛之其意未嘗

忘振翮於青冥也噫性不可矯矯性者偽心不可違違心者勞莊生有言曰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嗟乎流光不駐人壽幾何今之赴衰即昔之趨壯也世之殉榮希進兀兀老死牖下者莫可紀算矣余獨何心果無感於莊生之談乎然而尋嶽未及買山無貲南國故墟坂田之畔有屋數椽泮溪四繞城山半開雖赤門之隅宛然僻島長林間也丁酉之歲潦倒南還十月初吉乃

就居焉素心既酬性守斯泰游澹合漠將運麥曠垠而畢影潛寂矣偃仰二晷輒抒十詠社中諸君遂和成帙因名之曰適適稿友生某謂梓以行其金陵客思以下若干首附諸編末者以皆一時之述也昔伯牙志在山水託諸琴唯鍾子識之予志在山水託諸詩世獨無鍾子乎覽是稿者識予志焉可也

項子瞻詩選序　彭輅

項山人子瞻者以八十老死其所刻詩雖有他名公序

余謂序詩如寫照必與其人久處熟其顰笑喜愠眉髮面龎神在我手然後付之筆端自有不似之似假令貌人於半面即巧繪乎所謂似形而神則遠矣余習子瞻頗知其詩暇日别選而梓之為之序曰子瞻集中自六朝初盛唐逮錢劉之調無不叅具晚唐之爛然著聲者間或有焉要之自為子瞻詩成一家言矣余嘗憶與子瞻共題余率矢口自娱吟訖付覆瓿而子瞻撚髭苦心洗琢期於藻瑩始出相示余每歎以為不及也且余知

子瞻詩不獨以詩蓋以諳子瞻之平生子瞻於經史羣籍稗家梵典無所不讀而文選徐庾諸俊之什尤所酣濡者少以帖括擅場似可唾手一第比試輒不收罷弗更業日召客豪飲家用益落晚赴公車官上林非其好也棄去歸結茆南湖之涘數往來僧寺間惟韻人之落魄寄食藥囊坐隱者與偕故其為詩榮爵之俗狀寡山林之幽趣多也況詩者人為之人之貴賤泰約各有其遇端邪清穢各居其品性質既殊音節自異操管握槧

之間其肝腸肺腑寓焉假令曳組紱而語欲涉乎江湖披敝緼而體欲標乎臺閣是之謂矯顧眞者流形盎然自吐卒亦不能矯也夫爽語擊目銮挨刺精愁苦易工歡愉難好草木震蕩衆庶領之而悅絲竹要眇惟遼於音者賞之故自奇視乎者忽以拙度工者昧郢人之書待郢人而說燕人雖玄鑒曷盡焉且詩昉於謠采於風範於雅恢恢乎博哉難以拘方而議即如二南之卷耳喬木江沱多露摽梅草蟲其節春以雍邶鄘之柏舟終

風城漕采菲其哀怨以憶秦之小戎無衣蒹葭黄鳥其氣悍以直衛之定中淇澳其義閎以微邠之七月東山其緒繁以委仲尼不能强之而一也二雅之變者其人遭讒念亂賦役覊旅大都發幽憤惋抑之詞而騷之哀愴由此而興仲尼不以正雅律之也然則子瞻之詩當就子瞻而論豈必世代品式一一李杜高岑之哉近時能詩者雄偉奇崛稱高調矣而黄金白雪大陸風塵滿紙而是且挾齊秦之勁亢乏江南之柔婉不過藝家一

體耳乃遽橐鞬中原持其技赤幟天下以率寰區文墨之衆則過矣錢起首變開元天寶之格俾後之作者日趨卑下而摩詰受之王楊盧駱未脫梁陳輕艷而杜甫尊之黄魯直佶屈澁晦較蘇之流暢迴别而文忠譽之使後有右丞子美長公其人必於子贍有愛而尊之譽之者矣有慕子贍者曰某不及子贍之貌幸求之於神余語之曰乃子贍之神則詩焉在耳今為子一叙列其為人將髣髴見之

蒼雪樓詩小引　　楊師孔

歲丙寅仲夏余較士葉榆闈中有危樓三楹據蒼洱之勝即余閒西窓讀書處也夫點蒼為西南雄勝高出漢表十九峯疊翠競爽與白雲古雪相摩盪炎敲赤日不知驅在何處覺雪影雲緒時時襲衣裾耳蓋春山妍暮山紫夏山翠秋山青奇山巧佳山媚險山怪總可以名相形色求之曰蒼山者壹如天之蒼蒼然總青紫妍巧奇媚險怪不可名狀處而歸之曰蒼至不可名狀而山

之廣大浩渺見矣況浸以千年古雪經歲不化濬入山骨崚崢峻整發為雲霞草木俱奇古淡漠之態夫蒼古近俚莽蕩近淡寒肅近苦孤潔近瘦余以寡陋腸吐淺僻之句寧俚寧淡寧苦寧瘦聊以自娛未敢妄為胭脂驚世目此余名篇意也金碧衡文使者冷然楊師孔題

昆池草小引 楊師孔

昆海一水盪天太華羅漢碧雞玉案諸峰隱隱如蒼玉浮杯橫帶晉陽諸州縣三百餘里朝霞夕霏晴嵐陰靄

靈幻萬狀信天外奇觀也漢武帝雄風壓千古至摹形鑿禁院以習水軍石鯨灰刼流落人間至今頌之氣奮余衡文滇海横經點筆日日坐池頭為伏案生涯興逸情生敲對無侶每挹池上剩馥殘霞便成小句擱海爲杯朗吟一過覺波光烟景勃勃生動不忍棄去即以池名篇用紀投荒享受耳因嘆余識奇不及吾家子雲然天予墨池較玉壘一杯不知孰為大小至篇中嘯咏淺淡無色葢取昆池靈幻為奇非謂腹中有字也

錄戊辰詩稿自序　趙統

戊辰冬十月榆林張叅將逮至西安得同寓越今已春二月方自擬出吾於張也蓋可以觀獄矣夫張別號榆中夫素好讀書多文事有用世才時相聚論文論時事已而會榆中生日為詩以相壽則新知也會歲終倭子為求詩稿則相與手錄戊辰一歲者稿中凡得賦一首古風五言三十八首七言六首近體五言律一百一十六首七言律一百二十九首五七言排律各一首五言

絶句一十二首六言絶句三首七言絶句七十二首共三百七十九首為一通將授二子因别録一通請於榆巾曰教我詩哀乎怨乎亦冀卷而北歸得遥求教於上谷北地之賢士大夫也云嗟乎榆巾夫人生命也夫往余在省署好為詩贈送慶弔往往得罪於人後亦幸被黜時白下尚往往詩題旅壁會後胡可泉以詩罪逮詔獄相知者多予小子懲曹子似泉嘗言每見小子詩則就壁為之改塗王公三渠則言輙命水盡洗去之而今

且懼此獄毒以不免於死也況茲獄言乎楡中尚幸勿示匪人哉昔者唐陳子昂枉死俗吏李太白幾死獄中而宋蘇子瞻顧得免詠檜之青以與我可泉皆考終無咎焉聖明在上吾何愛死楡中固知言之士也夫夫古詩之三百篇尚矣然彼固皆出於山川之文人也當時先師孔子删者且三百餘篇非以其淫或怨也與而當時以怨罪者或亦多矣夫然而風雅之怨聲先師固不盡删也其後遞變而為騷為詞賦古風漢魏而下浸成

律體蓋至唐而律嚴矣人士皆相尚律非一朝一夕之可挽而古者而且不免於罪怨余多律稿固亦趨時者哉苟免哀怨足矣古詩及他古經傳多叶韻或曰合聲大段所謂假借以成歌也至宋人始刋叶韻然所稽古尚不該遂令人溺古病不敢以天聲自為叶合余古風稿中亦嘗有所叶者揄巾幸他日與好詩者相是正之乎且余再請之揄巾余律稿中凡言拗體者古無是也律成於唐唐初律法尚粗漸趨漸細而嚴以趨晚唐拘

律害意所以謂之氣格卑弱夫盛唐詩人率推李杜為大家太白律不聖於其古風子美集中間多拗於律後人不敢非也因宗而效之別謂拗體非拗於時也特別拗於宋以來詩人所守之敝律爾余非好為拗也志不忘古爾他有初學相病倒字倒韻者幸而告之亦願以其前一通者東寄二子也他日或能錄他歲稿者亦願寄領終教焉若夫詩教關風俗和神人以奠邦家而尚論古人之世固非余罪人之所及知也

當情集序　安紹芳

昔王武子讀孫子荆詩曰不知情生於文文生於情余每誦其言輒淒斷者久之余友朗生顧氏譽擅雕龍才同繡虎凤眈逸致尤遂幽情間於一編示余曰當情集余三復之片語單詞咸申膠漆悲歌歡笑盡指河山字字肝腸言言涕淚固非宋玉高唐秪誇夢寐陳王洛浦徒託空言已也嗟乎文生於情在朗生猶能筌簧其語情生於文在觀者寧容金石其腸耶客曰樂戒過淫詞

傷太綺如茲集何余曰固哉客之言是殆文章之彥借是以寄高韻寥廓之士託之以耗壯心耳奈何遂欲桑間濮上之哉王濬沖不云乎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請以是為朗生解嘲矣

李北山詩序 朱衡

自余釋負從學士談時已厭薄李杜喜初唐一二扶奇之士不已則効齊梁諸人語補綴湊泊性靈豐蔀譬諸剳錦不可衣塗澤朱鉛形狀離焉蓋詩至此弊矣而棟

文者憂之怯刷炷治崇沖澹直吐胸臆懲吹之過又至捐景遺物率易直截乏温厚之旨夫詩有六義感物而興其感非外其興非内情由物觸物以情融綜盪萬有包并三才以言以諷而後為詩之教若夫語心指性則文焉爾而烏取於詩於以救弊而不覺其流之弊至斯也李北山所睹記與余同獨不變於習守先民之訓今讀其詩情物互縈文質有所底匪觿而止匪迫而流詞林一巨楨也古人言無足而至物之藉隨踵而立士之

薄若君者豈不賢乎哉

夢觚緒言後序　朱浙

思不苦詩不工夫詩固於思乎出也隨其思之所極盎然出之何莫非詩而至於苦思焉為之則驅率性情追逐時好已失詩之本旨而天然自得之趣又豈鍛鍊脂蠟以求工者所可得而同耶夢觚緒言一集乃我邦伯三峰朱公所作首尾兩年間已得詩百六十有奇首掉鞅騷壇追躡古作公亦何嘗刻意為此哉間嘗辱顧山

中相與登文峰凌絶頂以覧於凉煙漲海之外徘徊久之乃返次於觀瀾湜沚之濵當時紀興三思詩載之集中者嘗試評之雲宿奇崛孤眺高虚而觀瀾閑適體裁不同各極其趣是皆特於登臨倚徙杯酒談笑間偶然得之緊之他作固可知矣盖公之為此邦致勤於民而不廢嘯咏之樂不屑屑於為詩而其詩可傳殆昔人所謂性能而好之而神固不勞也公詩既梓傳於時潮因受而遍讀因綴數言於琬琰之左方以為公之詩不難

於趣之自得也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五